

舒婷北岛 诗意重逢

10 月的鼓浪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之岛”。“2016 鼓浪屿诗歌节”近日开幕。近百名海内外诗人齐聚美丽的鼓浪屿海岛上,他们写诗、读诗、唱诗、听诗,为这座美丽城市献礼,助力鼓浪屿“申遗”。

这是一场诗意的邂逅,也是当代诗坛留下一段佳话的时刻。在闻名遐迩的鼓浪屿岛上,两位著名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与北岛,借鼓浪屿诗歌节将促成“诗意”重逢。提到舒婷,许多人一定会想到那首经典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作为鼓浪屿的女儿,舒婷一直居住在鼓浪屿,也正是在这里,她写下了《致橡树》,可以说,鼓浪屿是其诗歌创作的源泉。

对北岛而言,诗歌《一切》:“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曾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喊出了一代人的困惑与反抗。2007 年北岛受邀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并致力于诗歌教育,先后发起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给孩子的诗》等活动。

两位当代著名诗人,30 年前,他们冲破特殊时代文学艺术的长期禁锢,开创了朦胧诗的艺术道路,被誉为“北岛南舒”。《一切》与《这也是一切》的诗歌对话,更是成为朦胧诗史上的经典。然而作为多年好友,北岛却从未踏足过舒婷的家乡厦门,此次聚首在当代诗坛可谓意义非凡。/ 海峡导报



舒婷

原名龚佩瑜,1952 年出生于福建石码镇,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1979 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 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

舒婷:怀揣浪漫和理想

代表名句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
为一个诺言而信守终生?为一次奉献而忍受寂寞?是的,生命不应当随意挥霍,但人心,有各自的法则。《人心的法则》
惟因不被承认才格外勇敢真诚。《舒婷的诗》
要是没有离别和重逢,要是不敢承担欢愉和悲痛,灵魂还有什么意义,还叫什么人生。《赠别》
春天之所以美好,富饶,是因为它经过了最后的料峭。《初春》
我要哭就哭,他们教我还要微笑;我要笑就笑,他们教我还要哭泣。他们是对的,我也是对的。《黄昏》
生活中许多小事,看起来不足为道,所造成的痛苦折磨,旁人难以体会。好比在极隆重的场合里,却穿着一双夹脚的高跟鞋,每走一步都像走在刀锋上,心里抽搐,脸上仍要敷着一层厚厚的笑容。《真水无香》
在黑夜中总有什么要亮起来,凡亮起来的,人们都把它叫做星。《黄昏剪辑》

“朦胧诗”的崛起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现的朦胧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

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

“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

“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人物评价

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用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况军

舒婷的散文叙述轻灵而富有诗意,语言风格机敏、俏皮。——蔡强,张盛爱

理性的思考

舒婷出生时,祖父按族谱“佩”字辈,为其起名叫“龚佩瑜”。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母亲带着她和兄妹三人从漳州回到厦门,被分寄在祖母和外婆家里。舒婷从小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四岁起,外祖父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则娓娓讲述“三国”、“水浒”、“聊斋”哄她上床睡觉。小学三年级,有了一点阅读能力,便开始取五花八门的书籍来看,一直到初中,也因此眼睛越来越坏。

舒婷在上幼儿园时,妈妈嫌这个名字不顺口,于是改名为龚舒婷。1979 年 4 月,《诗刊》从《今天》上选发舒婷的《致橡树》时沿用“舒婷”,如此舒婷便成了她的笔名。两个月后,又发表了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舒婷的诗歌充盈着浪漫主义和理想的色彩,对祖国、对人生、对爱情、对土地的爱,既温馨平和又潜藏着激情。她的诗擅长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手法表达内心感受,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朦胧而不晦涩,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舒婷最初一批散文作品是知青时代人生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如《洁白的祝福》、《梦入何乡》、《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等。不同的是,写那些诗时,舒婷面对紧迫、焦灼的现实压力,而经过时间沉淀,能够比较从容地从往事追怀中提炼更超越具体人事的情思和哲蕴。——蔡强,张盛爱 / 本报综合

北岛:曾获诺奖提名

代表名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
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青灯》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安静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问题,问南方问故里,问希望,问距离。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绝望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热情,给分开,给死亡,给昨天,给安寂。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虚假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真诚,离不开,放不下,活下去,爱得起。《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老去。《无题》
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白日梦》
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荡的远方眺望。其实啥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青灯》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

漂泊的一生

北岛 1969 年当建筑工人,1970 年开始写作,成名后的 80 年代初,因故不能写诗,遂开始翻译外国诗歌。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成名后不久,因故离职。1978 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80 年代末曾一度旅居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七个欧美国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1990 年,在北岛的主持下,《今天》文学杂志在挪威复刊,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行。2007 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聘请,任教于中文系并定居香港,结束近 20 年的异国漂泊式生活。2013 年年底,64 岁的北岛突然中风,几乎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后渐渐恢复。

思辨的特征

北岛与同期朦胧诗人相比,具有更为清醒的思辨特征。但他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又是通过直觉性的意象表现出来的。隐喻、象征、通感,“蒙太奇”,这些艺术手法在他的诗中都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他使用的诗歌意象瘦硬奇崛,如重锤出击,扑面袭来,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他善于使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悖论式警句,

人物评价

布朗大学校长路斯·西蒙斯:你用深邃的、充满力量、让人难以忘怀的诗句,向你的祖国和世界发出了声音,谱写自由和表达的乐章。你曾经写道:“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这些诗句激励着青年们政

如《祖国》:“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 / 靠着博物馆黑色的板墙”,《在黎明的铜镜中》:“在黎明的铜镜中 / 呈现的是黎明 / 水手从绝望的耐心里 / 体验到石头的幸福”,《诗艺》:“骨骼松脆的梦依然立在远方 / 如尚未拆除的脚手架”,这些句子都具有鲜明的意象和独特的感觉。

突出的成就

在许多学者和批评家眼中,北岛的作品永远沉浸在对祖国的失望、迷茫以及与黑暗的斗争中,认为如果没有了对立的话,他的诗歌几乎没有可取的地方。

事实上北岛虽然有这方面的不足,但是这个并不应该成为评价这名诗人的准则。在朦胧诗人当中,无论是思想的力度还是艺术手法,北岛的成就都是远大于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这些诗人的。他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凝练的字句让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不可动摇。

北岛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变世界的热望。作为一份民间文学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者,你常常不惜以自身和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为你的同胞创造并培育一个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平台。

著名学者李欧梵:北岛带动了香港新诗国际化。 / 本报综合

北岛

原名赵振开,1949 年生于北京,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